



台湾海峡两岸地缘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与途径

作者: 樊杰 赵燕霞

基于对地缘经济整合的理论思考和内、外部驱动机制的分析, 论证了海峡两岸地缘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区域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的观点。通过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内部基础、特别是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对大陆依赖性的解剖, 反映了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雏形。采取现状与前景预测相结合的方式, 探讨了两岸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整体竞争优势和地位, 从而确定了经济整合的目标和战略重点。并着眼“海峡两岸经济整合促进统一大业实现”的立论, 提出了若干政策层面的建议: 立足两岸互补条件和各自的竞争潜力、加强经济合作; 构筑垂直与水平分工并重的产业分工体系; 建立两岸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和经济合作运行模式。

台湾海峡两岸地缘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与途径 樊杰, 赵燕霞, 田明, 张文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就以欧洲国家的集团化发展为主要实证基础, 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一般概念[1]。近年来, Higgott、Grant、陈斌进等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新概念; Molle、Kettunen、Chen 等对不同的区域一体化形式及其主要特征和功能进行系统研究; Linge & Hamilton、Dicken 等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 Connelly、Missen & McKay、小林实等分析了各种区域集团的形成机理、矛盾冲突以及发展前景; 时永明提出区域一体化的目标是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 而不注重成员国之间制度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中国学者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主要是学习借鉴国外的各种理论知识来探讨目前国际性区域合作的进展效果以及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具体实践[2-5]。有关台湾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研究目前仍集中在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地理学者涉足该主题研究的不多。

1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分析

1.1 地缘经济整合驱动机制的理论诠释

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整体上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每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 其决定因素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小。提升区域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成为每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由于发展中国家起点低, 实施区域合作战略的意义尤为突出。全球经济的区域化是跨越国界的一种经济空间组织形式, 而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最基本动力。根据古典区域分工理论的推论, 各不同的区域合作方式所获得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是不同的。只有满足促使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形成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组合形态禀赋丰富, 才是合作区域形成的先决条件。这样, 该区域将通过分工与合作, 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 国际竞争优势也较强, 因此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的引导下生产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替代产品, 使得区域传统的生产要素在国际竞争中不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能力大小的因素由传统资源的比较竞争优势逐渐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化过程中,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且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技术创新能力强, 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 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因此, 通过开展区域合作, 达到优势互补, 来提升区域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临的选择。其理论模式应当是: 国家 (或地区) i 具有的生产要素集为: $P_i = \{P_{i1}, P_{i2}, \dots, P_{im}\}$ 。合作区 R 由 n 个国家 (或地区) 构成, 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应当是, 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生产要素集 R_{Pn} : $R_{Pn} = P_{11} P_{12} \dots P_{1m} P_{21} P_{22} \dots P_{2m} \dots P_{n1} P_{n2} \dots P_{nm}$ (1) 式中: P_{ij} 表示国家 (或地区) i 的第 j 种生产要素。应当使得体现合作区 R 合作目标的优势产品集 W 形成、且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 E 最大化。显然, $RW > \sum W_i$ $E > \sum E_i$ (2) 式中: W_i 和 E_i 分别代表 i 国家 (或地区) 的优势产品集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可见, 区域构成有特定的空间范围以及有限的合作领域范畴。紧密的区域合作必然伴随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流动, 缩短空间距离、降低交易成本, 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具有地缘、人缘等关系的国家或地区构成合作区成为现实中的普遍现象。除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之外, 通过稳定供求关系的建立、减少生产与消费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风险, 也是区域化战略一个重要的驱动机制。区域组织合作目标与内容导向的变化, 决定着区域构成的变化与合作性质的差异; 分工与合作的目标不同、内容不同, 将必然导致在合作方式上的差异。从动态分析, 在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区域化战略选择有3个重要的方面: (1) 国家发展阶段对区域化需求目标的转变; (2) 由于国际竞争力内涵变化导致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进而影响到合作的空间指向与内容; (3) 区域合作的阶段性问题, 货币统一往往被认为是进入政治统一的最后阶段, 因此被认为是区域合作的最高级形态。当然, 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将深刻地影响到国家区域化战略的选择。

1.2 经济区域化的态势及其中国的战略选择——外部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区域化的进程, 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遍及整个世界。目

前全球区域经济组织已达100多个,其中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3个区域集团,集中了全世界80%的GDP和国际贸易额[6]。中国加入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起步较晚,1991年正式成为APEC的成员。由于APEC横跨几大洲,成员比较复杂、内部差异显著,组织松散,缺乏有效的约束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展一直比较缓慢。因此,APEC成员都纷纷寻求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亚太各国认识到,单纯依靠国际经济组织或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抗御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挖掘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潜力,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与中国东部沿海重点发展战略相适应,中国选择地理相邻的东亚国家、建立次区域经济合作。1999年形成的中国与东盟、韩国和日本“10+3”机制,在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中开始发挥作用。在各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集团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加强跨区域经济联系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呼应,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立机制完善、方式明确、利益合理的区域合作模式。近期内,由于同日韩以及东南亚合作存在着制度障碍、并有不同程度地贸易摩擦和结构冲突;同中亚及南亚合作又因为合作伙伴发展水平低、合作规模及层次受到限制等缘故,中国在现行的全球经济区域化过程获得更大利益的前景有限。因此,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在合作机制、方式及前景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抬升。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整合符合区域一体化的要求。两岸经济整合的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是政治体制的差异。在“一国两制”的政策背景下,依靠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力整合两岸经济,通过经济合作为两岸统一奠定基础,而统一最终必将带动两岸经济的完全整合,使海峡两岸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3 两岸经济整合的内部基础条件——内部驱动力

中国大陆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了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台湾长期以来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系,两岸都有着对外经济合作的客观需求[7]。加快海峡两岸地区(“海峡两岸”范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与整合直接相关的内容通常是狭义的海峡两岸,即台湾省与东南沿海4省1市;宏观阐述的海峡两岸通常指大陆与台湾)经济整合步伐,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提升两岸整体国际竞争能力,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不仅具有强大外部动力,而且两岸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以及人缘地缘等,为两岸开展区域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内部基础条件。

1.3.1 生产要素 海峡两岸生产要素禀赋存在很大差异(表1)。近年来,台湾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逐年升高,逐步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大陆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到台湾的1/10,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另一方面,台湾劳动力素质水平较高,每万人高等教育学生数是大陆的9.61倍,科技创新能力强,科研经费占GDP比重是大陆的1.88倍,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很大。但台湾科技人才总量仅为大陆的1/25,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大陆科技力量基础雄厚,相对而言科技产业化水平较低。因此,在“基础研究—科技产业化—制造基地建设”系列,具有良好的生产要素互补性。

1.3.2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 台湾属中等发达地区,大陆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目前,大陆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台湾已呈现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新兴第三产业已成为主导产业,金融、保险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图1),台湾的制造业在科研开发和技术支撑下,逐渐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24%上升到2000年的40%,其中电子器材工业优势明显,占台湾制造业总产值的29.1%。但台湾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尤其是基础产业发展薄弱。大陆已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高科技产业都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大陆不仅是纺织、机械、钢铁等传统生产大国,改革开放以后新兴的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制造产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1.3.3 进出口产品结构 由于两岸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具有较大差异,两岸外贸出口结构也有较强的互补性(图2)。而且,随着两岸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产业分工合作的发展,两岸之间贸易产品结构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转变。1988年大陆出口商品结构中服装、原油、棉布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台湾则以机电产品和塑料制品为主。到2001年台湾对大陆出口主要为机电产品、塑料、金属制品、纺织和化工产品,约占台湾对大陆出口总额的90%。大陆对台湾出口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原料、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和煤等矿产品,占台湾从大陆进口总额的77%。两岸贸易产品趋于一致性,显示了两岸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2 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雏形与竞争优势2.1 台湾对大陆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两岸经济合作关系日益密切,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大[8]。截至2001年底,大陆已累计吸收台资项目50 820个,实际使用293.18×108美元。台湾对大陆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到2001年达到14.1%(图3)。而且,同大陆的贸易顺差弥补了与日本的逆差,对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 and 保持稳定的外贸规模有着独特的作用(表2)。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最大的顺差来源地。可见,两岸经济一体化有着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台湾对大陆经济发展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是两岸经济整合的有利条件。2.2 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竞争优势 海峡两岸已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新生力量。2000年两岸GDP达到15 625.7×108美元,占世界GDP的4.96%,已经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达11 821.84×108美元,占全球的9.15%,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居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3 700×108美元,居全球第一位。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两岸整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连锁互动效应,必将增强其整体国际竞争优势。 2.2.1 海峡两岸是世界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 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特别是东南沿海5省市,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2%以上,远高于亚太地区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表3)。而且大陆经济发展稳定,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大陆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在7%以上。两岸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有效地拉动了亚太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海峡两岸地区成为亚太经济圈中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2.2.2 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明显,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逐渐提高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某类商品出口额在国际上的占有率与该国家或地区全部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占有率之比。一般来说,该指数大于1时,表明该国在该商品的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食品、原材料和矿产品等资源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指数下降,劳动密集型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优势指数升高。与其他国家相比,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明显(指数为2.18),而机械及运输设备(指数为0.72)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还相对缺乏竞争优势,远低于美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台湾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台湾制造业出口结构

来看, 高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由1989年的26.6%上升到2001年的30.9%, 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由24.3%上升到46.4% (图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高科技产业的核心, 产品产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居世界第三位, 高科技产品出口产值占工业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1998年, 以劳动密集程度来衡量, 台湾低劳动密集度产业占出口总产值的比重落后发达国家10%-20%; 以资本密集程度来衡量, 台湾高资本密集度产业比重落后6%-15%; 以技术密集度来衡量, 台湾高技术密集度产业比重落后16%-20%。

2.2.3 海峡两岸地区是重要的国际资本输入输出地

海峡两岸地区一直把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途径, 是国际资本输入的重点地区。台湾吸引外资从50年代初期开始, 60年代中期以来大幅度增长, 1965-1998年外商投资总额达290.43×108 美元, 外资来源地主要是日、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陆引进外资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 到2001年, 实际利用外资额已经达到5 684.1×108 美元, 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 实际利用外资644.1×108 美元, 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3%。同时, 海峡两岸也是国际资本输出的主要地区, 大陆1987~2000年平均对外直接投资20.39×108 美元, 台湾1952-2001年平均对外直接投资24.66×108美元。台湾资本输出开始于1952年, 从1988年资本输出急剧扩大, 对外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 整个90年代除1995年外, 台湾一直是资本净输出地区, 投资对象主要集中在北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投资也仅次于中国香港居第二位[9]。投资领域在初始阶段集中于纤维制品、印刷造纸、化学制品等传统行业, 1997年以来电子与电气制造业占居首位。

2.3 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国际经济发展格局大体由3个层次的国家与地区构成: 第一个层次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 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国家创新能力强, 居世界经济前列。第二个层次是韩国、新加坡等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 在致力于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 逐步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抵御外部市场变化的能力弱, 技术上易受第一层次国家的左右; 台湾处于这一层次。第三层次是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中国大陆是介于第二个层次和第三层次之间, 已经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或经济正在实现起飞, 国内市场潜力庞大, 具有一定的独立研发基础, 产业体系也比较完整; 但是产业结构和人民生活水平还相对较低。从整个亚太地区看, 太平洋东岸的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均远高于西岸; 亚洲东部的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也高于西部。亚太地区产业结构梯度, 将会使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经过由东向西、由一种不平衡态趋向高层面不均衡态的更替过程, 即亚太经济合作效应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双向扩散过程。海峡两岸在这种双向扩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目前, 台湾已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传统产业的中间站。从台湾对不同出口市场的出口产品结构来看, 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以中、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 而对发展中国家则以高、中层次为主。1989-1995年台湾对北美出口的高资本密集度产品始终在12%左右, 而台湾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密集度产品的比重则逐步上升, 到1998年台湾从日本进口的机械及机械用具、电机设备及零件、电子器件及零件等关键技术设备在进口总值中占40.8%。与此相反, 对东南亚的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为主, 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产品所占比重一直高于45%。实现经济整合的海峡两岸地区, 将成为亚太地区、特别是太平洋西岸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点。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海峡两岸将共同构筑由发达国家(第一层次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第三层次)传递适用技术和产业的中间站的职能、逐步转变为第一层次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第二层次)扩散先进技术的承接地的职能。并通过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 在建立国际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混合型的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 实现跨越发展, 尽快步入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行列。

3 台湾海峡两岸地缘经济整合的途径

3.1 立足互补条件与竞争潜力整合地缘经济

无论从贸易还是投资来看两岸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大陆市场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而台商投资也成为大陆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经济利益是两岸经济整合的主要动力, 产业合作是经济整合的主要途径, 产业合作应立足于两岸的互补条件和各自竞争潜力。从目前海峡两岸的竞争优势看, 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较有优势, 台湾则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较有优势。但从两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潜力来看, 大陆产品替代台湾产品的程度逐渐提高, 1989~1997年大陆产品在美国、日本、欧盟市场对台湾出口市场的替代率, 相当于台湾1997年对美国、日本、欧盟总出口的21.9%、47.09%和19.26%[11]。替代产品也逐渐由传统低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产品转向电子电器等高科技产品。可见, 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要求十分迫切。海峡两岸地区生产要素互补性强, 产业发展关联性大, 大陆矿产、土地、劳动力资源丰富, 市场广阔, 而台湾资金充足, 科技产业化经验丰富, “互补”条件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组、增强区域参与国际竞争整体能力。着眼于海峡两岸在国际分工中的整体竞争潜力,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具有明显优势, 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逐步显现。把海峡两岸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融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一体的混合型制造业中心, 将成为两岸产业发展的共同战略选择。目前,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两岸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相对薄弱, 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相关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基础上。因此, 两岸应该依靠大陆丰富的科技人才力量, 借助台湾科技产业化经验, 重点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产品研究与开发领域的合作, 逐渐降低高科技产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性, 促使两岸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由技术和产业传递的中间站逐渐转向东南亚国家的承纳、开发先进技术的主要基地。

3.2 构筑垂直与水平并重的产业分工体系

由于大陆产业结构同台湾有着明显的层次差, 在许多行业上能够而且容易形成垂直的分工体系。同时, 大陆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 具有水平分工的潜力。今后, 应当采取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混合分工模式, 整合两岸经济。第一, 海峡两岸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实力。在电子通讯工业等高科技制造业领域, 两岸容易形成上下游关系的垂直分工体系, 在高精尖的基础研究方面, 大陆具有雄厚的基础科研开发能力, 可与台湾的应用性开发相结合, 形成以大陆为上游, 台湾为中游的垂直分工体系。在钢铁、机械等基础性制造业领域, 台湾目前受资源和研发能力的限制, 主要以技术合作和代工方式生产, 而大陆的一部分机器设备以及零部件都需要进口, 两岸可以利用台湾完备的中下游体系, 利用大陆的研发和市场, 开展垂直分工; 同时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根据各自优势采取水平分工的模式。在食品饮料、服装、纺织等传统制造业领域, 台湾已经丧失了生产优势, 需要向外转移, 大陆可以借助台湾先进的生产技术, 以低生产成本为优势, 进行相互间的水平合作。第二, 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台湾主要以发展无污染农业、精准农业、高附加值农业为主, 而大陆仍以传统粗放非集约型农业为主, 两岸农业生产要素互补性很强。但是, 从两岸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看, 两岸农产品出口结构雷同, 均以蔬菜、水果、水产、木材等为主, 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因此, 两岸农业合作应主要采取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垂直分工模式。一方面, 利用台湾的高

科技生物技术进行农业品种的培育、利用大陆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进行大规模的种植，共同发展高科技绿色农业；另一方面，利用台湾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农业产业化经验和外销渠道，在大陆建设农产品加工基地，形成“培育—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上下游产业。第三，近年来，台湾的银行、证券、律师、会计师、人力资源开发等中介服务纷纷投资大陆，为进一步加强服务领域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服务业合作主要应采取水平分工的模式，在金融保险业领域，台湾外汇存底较丰，资金相对过剩，而大陆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两岸互补性很强，可以通过在两地金融机构中互相设立业务代理关系或开设银行、保险分行，开展通汇、通存、贸易融资、上市、租赁等业务方面的合作。目前，两岸已经开始通汇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已与台湾地区23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在商业等其它服务业领域，通过开设分公司、分店等方式，利用台湾先进的服务管理经验以及大陆广阔的市场形成一体化销售服务网络体系。

3.3 建立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和经济合作运行模式

目前，大陆和台湾经济合作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1999年东南沿海5省市吸引台资占台湾投资大陆总额的89.58%。对台合作的区域框架已具雏形：作为台商主要投资地的华南地区，以食品、塑料制品等轻型传统产业和电子电器等高科技产业为主。近年来台商重点投资区开始向华东地区转移，1999年江苏吸引台资已经超过广东、福建，成为台商最大投资地，华东地区也逐渐形成台商的科技产业区，华硕、明基等一大批电子信息产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其研发、制造和销售基地。华北地区以食品、陶瓷为主；而在科技力量雄厚的政治中心北京，台资却相对较少。东北3省主要集中在食品、饮料、金属及其制成品行业。今后，如何利用经济力量，通过增强台湾人促进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性与实质性的努力，是为统一台湾奠定基础的有效的途径。重视经济力量应当成为调整我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从国家宏观区域政策及其合作途径等方面，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一，从全国范围内构筑推进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战略性框架。在与台湾相邻的厦门、漳州等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实行对内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对外仍保留各自独立贸易政策的经贸机制；在接近台湾的东南沿海小区域范围，在三通条件下实现“共同工厂”的合作目标，重点是抬高政治姿态，建设政治特区。在长江三角洲距离范围内，以出口加工基地为重点，优化整体投资环境、特别是企业协作配套条件。更广的区域则以当地资源开发和当地市场开拓为目标。另一方面，逐步提高中国对台投资比重，实现两岸经济的双向融合。其二，转变政府主导经济合作的方式，使企业成为经济合作的主体。尤其是在加强两岸企业交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应成为政策导向的焦点。台湾的产业升级早于祖国大陆，高科技产业实力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比较强。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仅仅是高科技产品制造业发展较快，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低。因而东南沿海地区应积极开展与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的合作，在基础研究等领域有突破性进展。

Driving Mechanism and Approach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FAN Jie, ZHAO Yanxia, TIAN Ming, ZHANG Wenzho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re two crucial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hile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lso deepening the un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globalization, many countries adop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s a key strateg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n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is contribution analyzes som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of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cross the Straits and industrial and export structure of each side across the Straits can be compliments for each other, an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Straits is also a crucial move to press ahead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Key word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关键词：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整合；区域经济一体化